

第四章 漢人社會的發展

隨著土地拓墾、聚落的形成，漢移民社會也漸漸由原本各自獨立的疏離關係，轉成較親密的人際關係，並更近一步的發展出社會組織。本章即透過拜拜與人的關係來討論，各自獨立的庄頭是如何連結起來？如何由疏離便成

親密？並藉著第二節漢人領導階層的出現探討漢移民社會的關係更加複雜化，為了獲得更高的社會聲望，有人轉往科舉發展。地方仕紳透過科舉與軍功建立了聲望，成了社會領導人；而地方居民為了維持生存所需，彼此團結一起，建立生命共同體。本章即從寺廟與仕紳這兩方面來探討這逐漸複雜化的漢人社會。

第三節 寺廟與祭祀圈

清初移民拓墾，每當開墾成一個區域之後，為求安居樂業，必然會供奉土地公、媽祖等神明，以作為祈求心靈慰藉的精神寄託。在聚落逐漸發展後，因為祭祀活動具有認同性質，於是逐漸發展成以集體祭祀活動，作為凝聚彼此情誼的方式，或據此形成自保團體。漸漸地，透過廟宇與祭祀範圍的聯繫，彼此各個庄頭也聯繫起來，漢人建立的聚落不再分散獨立，而是一個個互有相關的組織，漢人社會凝聚力漸漸建立。由祭祀圈的形成，我們可以看出漢人社會已逐漸聯結起來。

表 4 - 1 苑裡地區早期廟宇一覽表

廟宇名稱	興建時間	供奉主神	主要祭典	位置	附註
慈和宮	康熙 53	媽祖	農曆三月媽祖誕辰 農曆七月三日 盂蘭盆記	苑裡街 (今苑北里)	乾隆 37 年 建於今址 嘉慶 18 年 重修
順天宮	雍正 2 年	媽祖	三月初三玄天上帝誕 農曆三月二十三媽祖誕辰 農曆十月十五三界公誕辰	房裡街庄 (今房裡里)	道光 28 年 建咸豐 6 年 增建光緒 4 年捐修
貓孟福德祠	乾隆元年	土地公		貓孟(今中正里)	道光 28 年 建廟
寶靈宮	乾隆 11 年	五顯大帝	農曆九月二十六日往彰化西	海口庄 (今海岸)	乾隆 53 年 改建名為五

			港永鎮宮進香 農曆九月二十八日五顯大帝 慶典	里)	龍宮嘉慶 13 年建於今址
保安 宮	乾隆 17 年	三府 王爺	農曆四月十二 朱王爺祭 農曆四月二十 六李王爺祭 農曆六月十八 池王爺祭農曆 七月二十六王 爺公普	苑裡街 (今苑北 里)	道光 16 年 建築
田寮 福德 祠	乾隆 27 年	土地 公	農曆二月二日 客家人稱「伯公 生」 農曆八月十五 「土地公生」	田寮庄 (今福田 里)	同治 4 年建 廟
社苓 福德 祠	乾隆 30 年	土地 公		社苓庄 (今社苓 里)	
北勢 土地 公廟	乾隆 38 年	土地 公		北勢庄 (今西平 里)	慈和宮蓬山 碑記中有記 載
山腳 鞍福 德祠	咸豐 6 年	土地 公		日北山腳 庄(今山 腳里)	
廖府 先生 公廟	咸豐 年間	廖先 生公	農曆八月初八 「廖先生公生」	田寮庄 (今福田 里)	
舊社 福德 廟	同治 8 年	土地 公		舊社庄 (今舊社 里)	
石頭	光緒	土地		石頭坑庄	

坑福 德廟	10 年	公		(今石鎮 里)	
五顯 帝廟	光緒 14 年	五顯 大帝	農曆九月八日 五顯大帝慶典	海口庄 (今海岸 里)	

資料來源： A - 沈茂蔭，《苗栗縣志》

B - 陳朝龍、鄭鵬雲，《新竹縣志初稿》

C - 《苑裡鎮志》

從表 4 - 1 苑裡地區早期的廟宇一覽表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苑裡地區主要有土地公信仰、王爺信仰、廖府先生公信仰、神農大帝信仰、媽祖信仰等，其中五顯大帝的信仰和保安宮一樣均屬於王爺信仰中的一種。漢移民在苑裡地區建立聚落後，信仰活動相當蓬勃，我們可以想見移民社會的活動熱絡，亦可由此探討出漢移民在此信仰活動背後的意義。以下根據表 4 - 1 所呈現出來的廟宇，以信仰類別及祭祀圈兩方面，來探討漢人社會間的關係。

一、信仰的類別

(一) 土地公信仰

土地公信仰由來已久，尤其在移民社會中更是普遍，所謂「田頭田尾土地公」。台灣早期移民在地方開墾初具後，皆會設立土地公以保平安。聚落逐漸形成，先以「田頭土地公」為祭祀對象的情形，聚落土地公小廟逐漸形成，甚至許多庄頭沒有設土地公廟的，也有所謂的「土地公牌」。房裡溪的出海港口「土地公港」，即是因為港口附近遍佈許多土地公小廟，當初移民上岸後，在暫時落腳以後，為求能獲得神明的平安庇祐，於是，就地設立土地公廟，土地公港因而得名。土地神的信仰是早期移民最基本的精神寄託，土地公港的得名，亦可為清初移民是從土地公港上岸帶來歷史的佐證。

貓盂福德祠建於乾隆元年、田寮福德祠建於乾隆 27 年、社苓的福德祠建於乾隆 30 年、清末，《新竹縣志初稿》祭祀 中記載本鎮廟宇建立的年代：貓盂福德廟在乾隆元年（1736），北勢庄媽祖廟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房裡順天宮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山腳福德廟在咸豐六年（1856），田寮福德廟在同治四年（1865），舊社福德廟在同治八年（1869），石頭坑福德廟在光緒十年（1884）（鄭鵬雲、曾逢辰，1962）。

乾隆 38 年完成的 媽祖建廟碑記 中已有北勢土地公廟的記載。北勢庄為今天的苑裡港西平厝苑北等地。苑東里井仔頭土地公廟為苑裡街的土地公

廟。房裡城的土地公廟相當特殊，當初房裡古城在四個城門均建有土地公廟，分別為北門土地公、西門土地公、南門為順天宮土地公陪祀其中，及東門土地公。西門土地公的「土地公會」名下有土地公田。東門土地公在日據時代因為建路而遷於東門橋下。

老土地公廟有貓孟、田寮、山腳、舊社、社苓、山柑、石鎮，此皆為獨立庄頭，後來隨開發的發展，如某溪、某坑等，亦有零散庄頭的土地公產生，此外，許多地方還設有「土地公牌」，由各家戶輪流供奉，本鎮苑裡坑番社、苑東瓦窯等地，都仍有此種方式。這些土地公信仰也都設有「土地公會」的組織，每年農曆八月十五是土地公生日，客家人則稱農曆二月初二為「伯公生」，二月初二及八月十五是土地公祭祀時的最重要祭典，苑裡地區各庄落的「土地公會」、「土地公牌」往往會舉行「吃福」，根據《苑裏志》記載：「各街、庄 或於春二月、秋八月農家賽會宴飲，名曰『食福』。食福者，以所祀土地神之酒醴，？飲會內之人而名也。甚有四季皆賽會，名曰『四季福』。苑裏屬各莊，此典盛行已久 」（蔡振豐 1962：62）。所謂「食福」，由選得的爐主擺宴請客，「福腳」即會員們均酌交一斗穀錢做為餐費。其中，最具特色的為石頭坑葉厝的「坑（鳥巢仔）土地公會」，此「土地公會」每年都有「吃土地公福」，每當到了「吃福」當天，「福腳」（即會員）們一大早就呼朋引伴，將庄頭中的公共道路修補完畢，然後再「吃福」。由此顯現出土地公會組織的社會功，能含有社會中團結互助、協力共濟的精神。

（二）媽祖信仰

泉、漳移民來到苑裡地區後，在各聚落普遍設有「媽祖牌」和香爐，以隨「頭家爐主」走的方式，在各聚落中受供奉，亦有稱為「媽祖會」，據《苑裏志》：「 又有所謂媽祖會者，設值年頭家、爐主輪掌之 」（蔡振豐 1962：86）。此外，在漢人聚集到一定規模後，往往興建媽祖廟成為凝聚庄頭情感的主要場所。本鎮的主要的媽祖廟有三：慈和宮、順天宮和慈護宮。與媽祖有關的活動，是以每年農曆三月媽祖誕辰的進香活動最具代表性，也達到最高潮。每年媽祖的進香活動，此三座寺廟皆前往彰化南瑤宮、北港朝天宮、新港奉天宮進香，信仰活動相當蓬勃。所謂「三月瘋媽祖」，正是最佳寫照。

本鎮因媽祖廟及各聚落的媽祖眾多，進香活動並不統一。本鎮的媽祖進香活動過去都以農曆三月二十二日前去，農曆二十三日回來，後來為擴大規模，都以擲筊方式決定，形成各聚落有不同進香日期的情況；另外，各庄媽祖通常在進香回來後會有遶庄的活動。早期本鎮的媽祖都到彰化南瑤宮進

香，後來部分寺廟及聚落則到北港朝天宮，光復後又有到新港奉天宮，如房裏媽祖。到何處進香是各管理委員會決定，因而有所不同。各庄頭設有「媽祖爐」者，即所謂的聚落媽祖，也都會在農曆三月前往進香，只是時間由各庄頭各自決定。其中，山柑尾即今日的新復里較特別，在農曆正月十五或十六即前往進香。社南庄包括上館、玉田、泰田三里，共有一媽祖，供奉於五穀爺廟，後設「媽祖會」進香，以「頭家爐主」負責的方式進行。

媽祖信仰是本鎮勢力最大的信仰。苑北里的慈和宮為本鎮的媽祖信仰中心，房裡里的順天宮及山腳里的慈護宮，為地方上的角頭廟。

（三）王爺信仰

王爺是台灣民間相當普遍的信仰崇拜，又有千歲、千歲爺、府千歲、大人、老爺、瘟王、遊王、代天巡狩等種種稱呼。傳說王爺屬中央管轄，是代天巡狩的上帝使者，執行驅邪及除疫的保安工作，民間還流行放王船，或燒王船的活動（王振勳 2002：1080）。在本鎮較古老的王爺廟有位於海岸里興建於乾隆 11 年的寶靈宮，與苑北里興建於乾隆 17 年的保安宮。這兩座廟宇供奉的主神均有五位，每年有定期的祭祀。

（四）廖府先生公信仰

廖府先生公信仰屬於有應公信仰，廖府先生公廟位於福田里，是醫藥神的信仰，在早期農業社會醫藥不發達的情況下，醫藥神的存在，代表人們對醫療設施的需求，以及對生命的珍惜。祭祀儀式更代表村民的聯結，事實上廖府先生公的信仰雖以福田里為主，但其信仰範圍是來自台灣各個地方，成為苑裡地區信仰的一大特色。

（五）神農大帝信仰

神農大帝是農業神的祭祀，苑裡地區屬於農業大鎮，對於神農大帝的祭祀，實際上各個庄頭都有。其中，泰田里的「鎮安宮」是苑裡神農信仰的中心，代表著莊民對農作物豐收的渴求，以及對醫療資源的渴求，及對生命的珍惜；因為神農大帝不僅是農業神，也是醫藥神。鎮安宮的信仰將泰田、玉田、上館三個里民的情感緊緊結合在一起，每年的慶典，也是苑裡地區信仰的空前盛事。

二、寺廟形成的祭祀圈

五大信仰只是顯示出苑裡地區信仰活動的蓬勃，但對於其形成過程，卻無法一窺全貌。筆者擬以寺廟為單位，畫出各寺廟的祭祀圈的範圍，並以祭祀圈的形成解釋各庄頭是如何產生連結、漢人社會是如何由各個小聚落組合成為一「生命共同體」，因而在移民社會中安身立命，這均需要靠祭祀圈來將各庄頭連結在一起。以下將分成獨立庄頭廟、聯庄廟宇、苑裡大區域廟三個部份來加以討論。

甲、獨立庄頭廟的祭祀圈

獨立庄頭廟是單位最小的祭祀圈組織，一個村落以一座廟宇為信仰中心，通常在村落中均會稱此廟宇為「公廟」，代表村落居民均會參加此廟宇的祭祀活動，以此廟宇為中心所在，因此，此種廟宇又稱為地方上的「角頭廟」，往往成為地方上的精神領導中心。

1、順天宮

房裡里的「順天宮」⁵³為一座古風仍存的媽祖廟，相傳創建於雍正 2 年（1724），一般苑裡人也都認為房裡媽祖是苑裡地區最早的開基媽祖。據沈茂蔭《苗栗縣志》記載，在咸豐 6 年郭德先等捐建，光緒 13 年鄭補等捐修。原本順天宮也是一座小廟而已，直到咸豐六年才正式建成廟的格式。「順天宮」供奉的媽祖主神為分香自湄洲浦田媽祖廟，主要的信仰民眾以房裡里為主，每年三月份的進香活動後，並沒有固定的遊庄儀式。

清咸豐年間，房裡城甚為繁榮，房裡街庄民自我區域的意識甚高，為了與苑裡街的慈和宮加以區別，房裡人稱房裡的媽祖為「城內媽祖」，因為房裡有一座由庄民自行興建的房裡城堡，苑裏街的慈和宮媽祖為「城外媽祖」。因泉、漳籍貫別的關係，房裡街庄與苑裡街庄彼此互不往來，來自泉州的房裡人自認為自己的「城內媽祖」因分靈自湄洲浦田廟，等級上比漳州人慈和宮的「城外媽祖」更高，且自認為建廟時間早於慈和宮，於是，拒絕參加慈和宮的任何祭典活動，一切以房裡「順天宮」的活動為中心。每到祭典時，房裡街庄的人會敬奉「丁錢」，徵丁錢的範圍也是以房裡街庄為主。由此，可以明顯看出房裡「順天宮」為房裡里的代表性角頭廟，是聚落中凝聚力量的主要來源，即使是今日的苑裡鎮，這種情形仍然存在，慈和宮為闔鎮媽祖，但所有與慈和宮的相關活動房裡里是不參加的，房裡里並未包括在慈和宮的祭祀圈範圍中，且彼此對立色彩分明。

房裡媽祖，過去曾有種種的靈驗傳說，如指點官方於房裡溪設立義渡

⁵³ 關於順天宮的事蹟，參照地方耆老口述而成。

⁵⁴、掃除「烏龜蟲」的危害、醫治烏珠病拯救眾生等。順天宮還供奉的玄天上帝，據地方傳言說，原本玄天上帝式供奉於竹南鎮某座寺廟，有一年順天宮舉行平安醮慶典時，邀請附近神明前來共襄盛舉。醮事完畢後，其餘神明均回駕歸廟，只有玄天上帝不為所動，並指示要安奉於順天宮，因此，順天宮有玄天上帝陪祀。每年房裡裡的里民有三大慶典：農曆三月初三玄天上帝誕、三月二十三媽祖誕辰、十月十五三界公誕辰，皆舉行祭典，也會演戲酬神，甚為熱鬧。

圖 4 - 1 順天宮的祭祀圈圖



資料來源：本人繪製

2、田寮福德祠

福田里舊稱「田寮」，是苑裡早期發展的農業聚落之一。在田寮地區有兩座福德祠⁵⁵，其中位於鄭家古厝旁的福德祠，年代最久遠，當地人稱為「開基祖」。這座福德祠位於民居旁，原本為「田頭土地公」，後來建成小廟，成為地方公廟，全田寮庄的人均來祭拜，是田寮庄的信仰中心。後來因為較遠處的住家覺得不方便，才又興建另一座福德祠。

根據記載，田寮福德祠初建於乾隆 27 年（1762），同治 4 年（1865）擴大規模，從此一直為田寮庄民的精神寄託所在。據地方說法，日治時代日本人大規模燒毀神像，田寮地區的大戶人家鄭氏家族，將田寮土地公廟改掛上

⁵⁴ 原本房裡溪義渡設於房裡溪邊。義渡碑曾一度被人棄置在溪邊，更成為婦女的洗衣板。現在義渡碑收藏在順天宮的外面庭院中，建有義渡亭。

⁵⁵ 關於田寮地區的信仰，根據地方耆老口述而成。

「鄭成功祠」的牌子，才倖免於難，民國後才再改回來。

田寮地區平原廣闊，一直是苑裡平原重要的稻作生長區，因此田寮庄民均以虔誠的心敬奉土地公。泉州人鄭姓家族最早來此開闢，大部分的田寮庄人家也都姓鄭，每年土地公祠的重要祭祀日子有兩天，一是農曆二月初二、一是八月十五；據說一天是土地公的生日，一天是得道紀念日。過去這兩天田寮庄均會舉行大拜拜，里民們以今日的一鄰到十一鄰為範圍，均會敬奉「丁錢」，請戲班來表演，並舉行大宴客，這是過去農業時代農家人聯絡情感的重要方式。據地方人士表示，現在已不需要徵丁錢了，信眾均以捐錢的方式，在演戲時「扮仙」，一尊 200 元到 500 元不等，如此，祭典的經費早已足夠，所以不需要再徵丁錢。

雖然土地公的祭典有兩天，不過因為田寮庄有另一項「廖府先生公」的信仰，其誕辰為八月初八，也會舉行大拜拜、大宴客，對農家而言，兩個慶典的日期過於接近，實在無法負擔。於是，「土地公生」的慶祝儀式多以二月份的為盛大，八月份則專心舉辦「廖府先生公生」的慶典儀式。

3、廖府先生公廟

「廖府先生公廟」⁵⁶位於福田里與舊社里的交界處，是福田與舊社的重要信仰，主要的信仰圈在田寮一帶，每年的農曆八月八號是重要的慶典，是田寮庄的年度盛事，也是苑裡地區中頗具特色的信仰之一。

「廖府先生公廟」位於本鎮福田里三鄰三十九號，創建於清咸豐年間，原本只是在大樹旁邊的一間草寮。據地方人士表示，咸豐年間的大水災，將一副屍骨沖到田寮地區，一位農夫好心，將之埋葬在田邊。後來，田寮庄地區的人發現常有一名白衣老者幫人治病，自稱姓廖，家住田寮庄，生日為農曆八月初八，常會邀請別人在這天到他家中坐坐，但都沒有人認識他。後來有莊民發現，當初埋葬屍骨的地方常有奇異光芒出現，經過「擲筊」，才知道原來就是祂化身為白衣老者。於是，地方人士將之安放在「黃金甕」中，並興建一間草寮來祭祀祂。因為受惠的庄民越來越多，且往往家中有產婦或幼兒時，常會見到此白衣老人，受其幫助很大，於是草寮邊的香火更加鼎盛，大家稱之為「廖府先生公」，稱農曆八月初八為「廖府先生公生」，並舉行盛大的祝壽儀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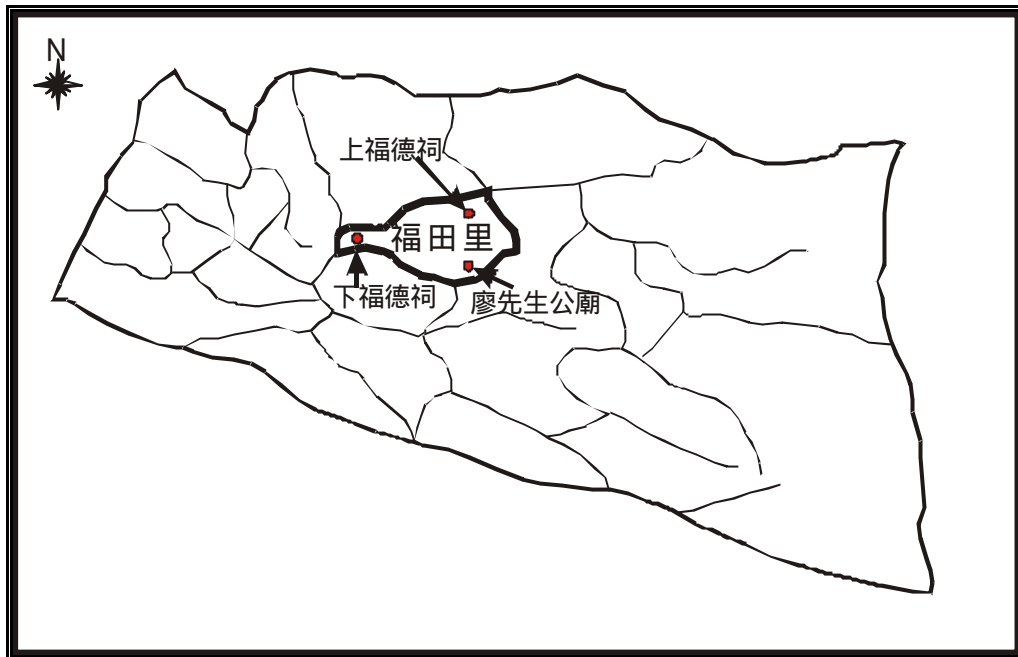
因為廖先生公活人無數，受到祂幫助的人太多了，每次到慶典時，總有來自四面八方的信徒來答謝，他們請戲班演戲酬神，以布袋戲為主。這天是

⁵⁶關於「廖府先生公」的故事，可參閱附錄四。

田寮庄最熱鬧的日子，當地人稱為「作戲」，家家戶戶大請客，來自各地的人擁入田寮地區，真是盛況空前；往往田寮庄在「廖先生公生」這天演戲的戲班要好幾十棚，都是信士們捐錢的。因為信士捐的錢很多，且常有以「扮仙」的方式捐錢，所以「廖府先生公廟」都不須「徵丁錢」，經費早就綽綽有餘了。據說，信士們原想建大廟，但廖先生公指示不需要，只按照現在的小廟就可以了。

因為土地公的信仰、因為廖府先生公的信仰，將田寮庄民緊緊結合在一起，成為一個生命共同體，地方居民均會稱「我們的土地公」、「我們的廖先生公」，言詞中充滿了認同與崇敬。地方耆老也提供了一個庄民團結的例子 - 咸豐年間，閩、粵械鬥，戰況激烈，打到了田寮地區，事實上，這次械鬥已使苑裡地區陷入一片戰火當中。當時，田寮地區的鄭氏家族，有一位武秀才，以一把一百二十斤的大刀，號召鄉民共同抗敵。最後在大家團結一致之下，並運用巧計，在年糕中下毒，客家人受創嚴重，因此平息了械鬥，田寮庄也因此逃過大劫。這個故事相信就是《苑裏志》中所記載的：「咸豐三年，閩、粵械鬥；白沙墩及房、苑各街莊皆被粵人燒毀，閩人盡逃鹿港。惟田寮鄭玉慶雇民丁自守，保全不陷。」（蔡振豐 1962：99）因為莊民的團結，成功地對付外侮，在當初移民社會中，的確讓居家生命財產安全多了一層保障。

圖 4 - 2 田寮福德祠、廖府先生公的祭祀圈圖



資料來源：本人繪製

4、貓孟福德祠

貓孟地區是苑裡鎮最早開發的地區，南有枕頭山，北有印斗山，兩山間的苑裡溪沖積河谷，吸引了泉州人於雍正年間即已入墾。根據記載，在乾隆元年，「貓孟土地公」⁵⁷已在原地，屬於「田頭土地公」，道光 28 年建成廟宇，位於今日的中正里，根據苑裡的開發歷程來看，「貓孟土地公」可以說是苑裡地區最早的土地公廟。據地方人士說，因為貓孟土地公的「資歷」最深，所以每年農曆三月媽祖回鑾時，均要邀請「貓孟土地公」前去觀禮。

地方人士表示，「貓孟土地公」擁有「土地公田」，以前供人耕種，所收的租穀當做土地公的公積金，但土地重劃後，已被徵收，目前已沒有「土地公田」了。雖然土地公的生日在農曆二月初二及八月十五，但貓孟庄民舉行大慶典的日子在正月十五，為了慶祝慶典，貓孟庄的人會敬奉「丁錢」，並延請戲班來表演，往往從正月十五熱鬧好幾天。過去還曾發生「拚戲」的事情，不同的戲班互別苗頭，各自吸引觀眾，甚至以茅草將觀眾席區隔，比賽誰的觀眾較多，在比賽的心態下，甚至連酬勞都不計較了。

正月十五的祭典還有「求麵龜」的活動，有的作成「糖龜」，有的作成「糖塔」，供信眾祈求。近幾年因為還願的「麵龜」越來越多，已有部份改

⁵⁷ 關於貓孟地區的信仰，參照耆老口述而成。

成以金錢還願。目前土地公設有管理委員會，由地方上的名望人士擔任，並保管公基金，據廟方的公告，目前公基金的定存額有六百萬元，當地人稱「貓孟土地公」是有錢的土地公。因為土地公的年代已非常久遠，雖然早被香火燻黑，但目前已沒有人敢重塑土地公的臉，據地方人士說，土地公自己也表示不願意「變臉」，維持原狀就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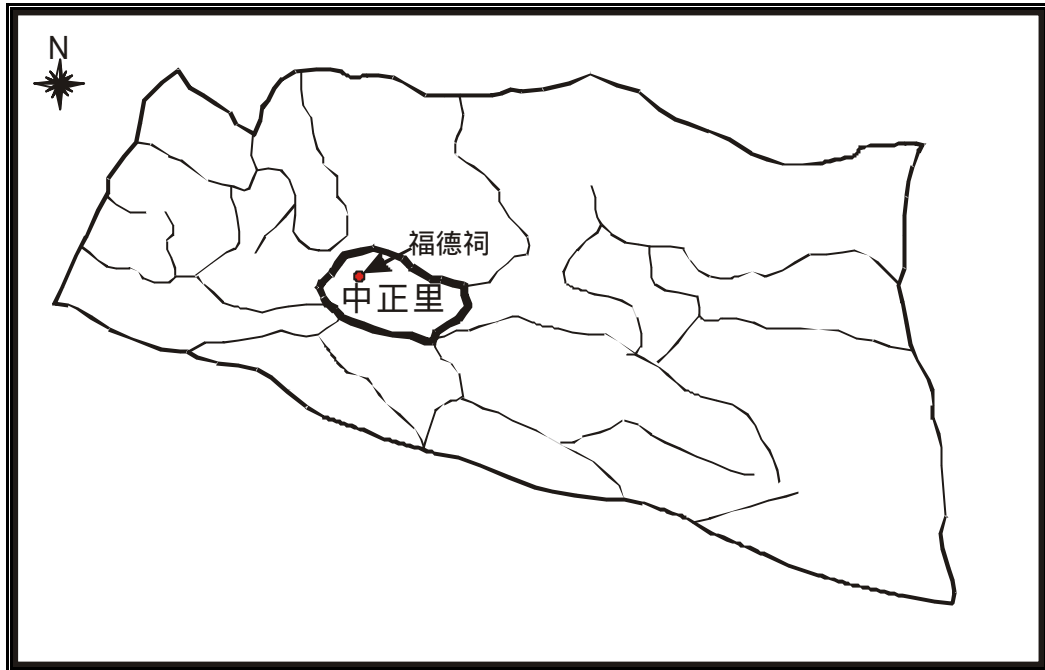
貓孟庄的大慶典還有兩天：農曆三月初三「上帝公生」及農曆十月十五「三界公生」。正月十五、三月初三、十月十五這三天是貓孟庄的大日子，為了這三次的大慶典，里民們會分別敬奉「丁錢」，徵丁錢的範圍則以貓孟庄為主。貓孟沒有玄天上帝廟，玄天上帝是以隨「頭家爐主」走的方式供奉，每年選定「頭家爐主」負責祭祀的事宜，而玄天上帝由爐主請回家中祀奉，一般信眾則到爐主家中祭拜。三月初三的慶典，上帝公會舉行盛大的遊庄儀式，也會請出土地公一起遊遍庄頭，將福蔭帶到貓孟庄各地。

土地公和玄天上帝的信仰，將貓孟庄民緊密結合起來。貓孟庄民談起他們自己出資辦活動時，個個神采洋溢，且都自稱為「我們的土地公」、「我們的上帝公」。地方人士還提供了一個對「上帝公」的認同故事 - 在某一年的閩、粵械鬥時，粵籍人士搶走了貓孟庄的媽祖神像及玄天上帝神像，因為客家人對媽祖婆每天以清茶供奉，於是媽祖婆表示不願回貓孟庄了，所以今日的貓孟庄並沒有特別供奉媽祖。但上帝公則一直要求要回貓孟，並指示貓孟庄民於某時、某刻到某地接祂，祂會以神通令粵籍人士肚子痛，果然成功離開，於是玄天上帝又回到貓孟庄。貓孟庄民提到此事時，眼中洋溢著得意之情，他們都認為上帝公是他們貓孟人的上帝公，也因此認同感更為深刻了。

貓孟還有一種特殊的信仰活動，祭拜「田頭家」⁵⁸。所謂「田頭家」是清乾隆末年林爽文事件中，本地大地主李同趁機造反，被清朝於苑裡街正法後（蔡振豐 1962：99），其原本的土地成為「抄封田」或稱為「叛田」，承租土地的佃農為追思他而設立的小廟。大部分的「抄封田」位於今日苑裡中學的南方一帶，屬於中正里，在福田里也有一部份。目前在苑裡中學籃球場邊有一座田頭家祠名為「李大哥祠」；在苑裡中學西北側也有一座。然而，據說耕作這些「叛田」的佃農並不安穩，收成不好，地方上亦不安寧，佃農們乃發起「田頭家」李同的祭祀。初時並未建祠，僅在農曆七月十五及二十九在戶外供奉，類似於農曆七月份的普渡「好兄弟」，光復後才建廟。

圖 4 - 3 貓孟福德祠的祭祀圈圖

⁵⁸ 關於田頭家的事情根據期老口述而成，參閱附錄五「李同的故事」



資料來源：本人繪製

5、寶靈宮

海口位於房裡溪的出海口，現在的行政區劃為海岸里，清朝時先民在此建立「海墘厝」，屬於房裡庄中的大聚落。當初泉州移民由土地公港上岸，在出海口附近落地生根，居民大多以捕魚維生。出海口附近有一座土地公廟是泉州移民當初上岸時設立的，一直是海口地區的守護神。海岸里最大的信仰為寶靈宮的五顯大帝，是海岸里的庄頭廟。⁵⁹

寶靈宮的位置相當特別，位於整個聚落的中心所在，被民居團團包圍，據廟公的說法，因早期寶靈宮為一較小的一層樓建築，往往隱沒於周圍的民居中，加上廟的主體建築已年久失修，於是在八年前，由里民們共同出資，加以整建成兩層樓的高樓建築。如今從聚落外，已可以清楚見到寶靈宮的位置。從經費的籌措及廟宇的整建過程中，可以清楚看到寶靈宮對於海岸里里民的凝聚力。

寶靈宮的供奉主神為五顯大帝，屬於王爺信仰，正殿中的主神有五位，由右而左分別為溫府王爺、劉元帥、五顯大帝、法主公、池府王爺；五顯大帝為主祀神。根據建廟沿革的碑記，五顯大帝信仰始於乾隆 11 年（1746），建廟於庄南「陳厝」之後，目前舊廟遺址仍然存在；乾隆 53 年（1788）時

⁵⁹ 關於寶靈宮的事蹟，參照海岸里耆老口述，及寶靈宮提供的《寶靈宮宮誌》而成

改名為五龍宮，因此寶靈宮又可稱為五龍宮，因為五顯大帝排行第五。據廟公表示，因為原本「陳厝」的地理風水不佳，於是在清嘉慶十三年（1808）遷建於現址。

因為寶靈宮位於聚落的中心，顯得十分特別，據廟公表示，是與地理風水有關，當地人稱為「靈居地穴」、「龍穴」- 此地理冬天時溫暖，夏天時涼爽，甚至不會受到任何的蚊蚋攻擊；因為地靈，所以民居漸漸聚集在周圍，將其團團圍住，今日仍可看到新、舊房子雜陳，可以想見當時聚落初具時的形式。

海岸里的居民多捕魚維生，因為據傳五顯大帝能顯靈、保護航海平安，於是成為里民的主要精神寄託。早期由彰化西港「永鎮宮」分靈而來，因在地方上顯靈，於是居民虔誠供奉，因而成為地方上的角頭廟宇，成為凝聚聚落的主要力量。地方傳言，乾隆年間林爽文之亂時，其同黨在沿海騷擾，以及海盜蔡牽肆虐沿海，危及當初的「海墘厝」即俗稱的海口一帶時，五顯大帝託夢，交代村民於某日、某時，全村人手拿「草把火」，分別站於海邊「大線上」（海浪漲潮時，海水在岸上的最高點），像是擺陣勢，讓海盜從海上看見岸邊，以為軍容壯大而放棄，轉往別處搶掠，而本地得以平安。因為有此傳言，且屢屢有人在海面上看到海墘厝有金光閃閃的神威，使得本地漁民對於五顯大帝十分崇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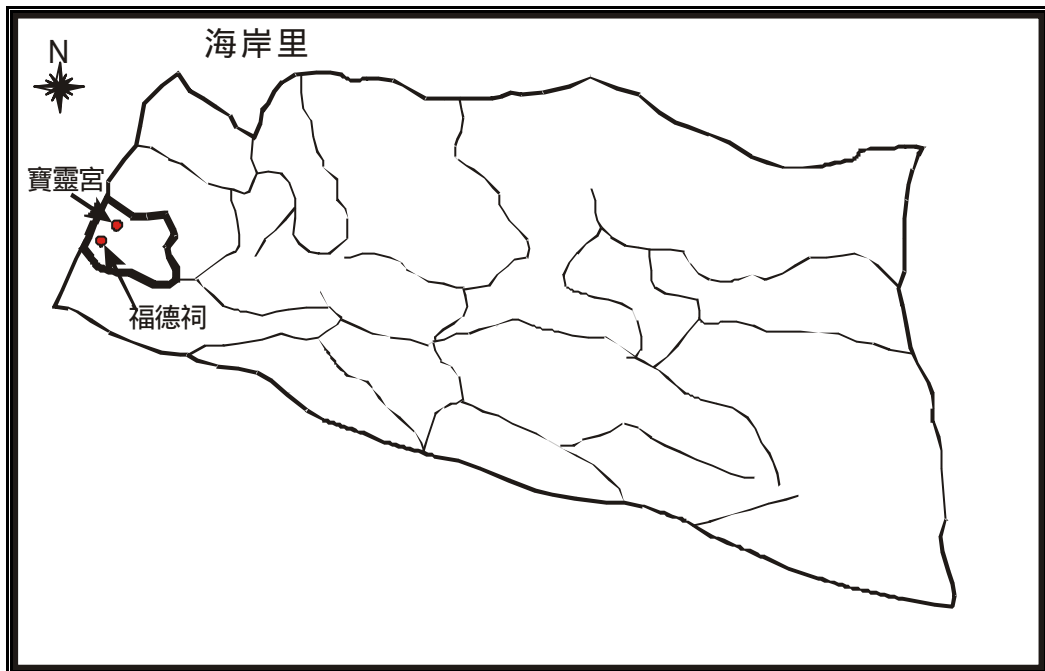
每年農曆九月二十六日，寶靈宮的五顯大帝會前往彰化縣大城鄉西港村的「永鎮宮」進香，當地人稱為「回娘家」。通常是二十六日出發，二十七日回程，在二十八日舉行五顯大帝慶典。寶靈宮為海岸里的角頭廟，以此為範圍，家家戶戶會繳交「丁錢」，每年九月初一為了準備慶典，村民會自動前來繳交。每年並選出正、副爐主各一名，「頭家」約十二名，共十四名負責整個慶典。因為五顯大帝的信仰，使海岸里、海口一帶的居民，團結在一起，成為生命共同體。即使在今日苑裡的全鎮建醮活動中，此處雖然也屬於慈和宮的祭祀圈範圍，但可以很明顯地發現以寶靈宮為中心，將此處居民團結起來，全體共同活動，此一特性和其他里別相較，更為明顯。若追溯到移民初建時的社會，其聚落的凝聚力更可以想見。

廟公提供了一個居民凝聚力量團結的故事。咸豐三年時，苑裡地區閩、粵械鬥嚴重，整個苑裡街、房裡街接均遭受嚴重波及。當初田寮庄的大戶人家鄭玉慶⁶⁰，為了保護家園，號召海墘厝一帶的鄉親共同響應。因為海墘厝

⁶⁰ 廟公沒有指明為誰，只說是田寮的大戶人家。參照蔡振豐《苑裏志》有記載，咸豐三年，田寮庄鄭玉慶領導眾人度過閩、粵械鬥的難關，與此相對照。

亦是以鄭姓人士佔大多數，且都為泉州人，於是以寶靈宮為中心，成為大家凝聚力量的總指揮所。海墘厝一帶居民團結一致，用特殊的武器 - 將鍋子鏟出一個個碎片，隨著炮筒、夾著火勢發射出去。結果是粵籍人士在此大敗，因為傷亡慘重，以後客家人再也不敢找閩人拚鬥，因此這也是苑裡地區最後一次的閩、粵械鬥。當初海墘厝的居民都認為，能戰敗客家人，完全是五顯大帝的指點，對於五顯大帝又更為崇敬了。

圖 4 - 4 寶靈宮祭祀圈圖



資料來源：本人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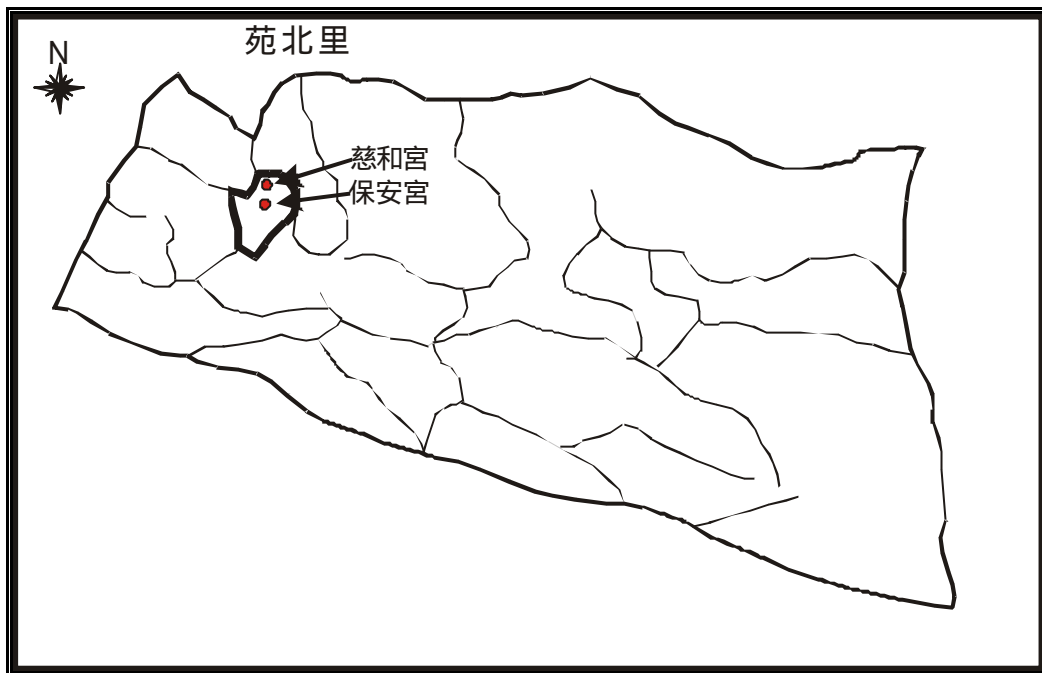
6、保安宮

苑北里在世界路街頭也有一座土地公祠，且年代久遠，當地人稱為是慈和宮的土地公祠。此祠中敬奉有土地公、土地婆，在苑裡地區中，似乎僅有這裡有供奉土地婆。雖然此土地公祠和「井仔頭土地公」相距不遠，但其徵丁錢的範圍僅只在苑北里，彼此並不相關。

在土地公祠的旁邊有一座王爺廟，名曰「保安宮」，供奉主神三府王爺（朱、李、池），配祀有玄天上帝及中壇元帥。根據記載，「保安宮」創建於乾隆 17 年（1752），日治寺廟檔案（寺廟台帳）記載於道光十六年三月建築。在廟中的建廟沿革中表示，因保安宮位於交叉路口上，因廟地可以擴展的範圍不大，雖然已年代久遠，卻無法將整體建築物改建，只好持續做補強功夫。

每年重要的祭典有四天：農曆四月十二日是大王朱王爺生日，稱為「朱王爺祭」；四月二十六日是二王李王爺生日，稱為「李王爺祭」；六月十八是三王池王爺生日，稱為「池王爺祭」，都有演戲酬神，也有徵丁錢，以苑北里為範圍。每年農曆七月的「好兄弟」普渡，保安宮則會於二十六日舉行普渡，俗稱「王爺公普」。

圖 4 - 5 保安宮的祭祀圈圖



資料來源：本人繪製

乙、 聯庄廟宇的祭祀圈

「聯庄廟宇」的意思代表此廟宇的祭祀圈是跨村落的，不是局限於一個村落。苑裡地區的跨村落廟宇有二個村落聯庄、三個村落聯庄等。跨村落的祭祀活動代表漢移民已打破原本單獨村落的狹隘地域觀念，透過廟宇的祭祀活動，村與村之間逐漸有了連結，也代表漢人社會更進一步整合。

1、 井仔頭福德祠

苑東里「井仔頭土地公」是苑裡街的土地公，創立的時間不確定，是苑裡街發展時的開基土地公。其得名來自於一個土地公井，有源源不斷的泉水，附近人家在早期時均仰賴土地公井水過生活。據地方人士表示，土地公

井的井水還有治病的功效，曾經活人無數，庇蔭在地人。蔡振豐的《苑裏志》亦有土地公井的記載：「福德井在苑裡街後。上一小墩，有小石龕祀福德神，故名為福德井。雖小而泉清甘，久旱不涸。」(蔡振豐 1962：96)現在因為地下水水質改變，福德井雖未乾涸，但里民們已不飲用，只是此傳說故事，仍為當地人津津樂道，並在土地公井處建造一座花園，成為土地公祠中少數建有後花園的特色建築。

「井仔頭土地公」有二大慶典，一是農曆二月初二「土地公生」；一是十月十五「三界公生」。在這二大慶典中，里民們均會敬奉「丁錢」以供祭祀費用，徵丁錢的範圍以苑南里為主，加上苑東里一至四鄰，目前丁錢是一丁 80 元。通常在十月十五時會「卜」「頭家爐主」，以負責祭典的事宜，據地方人士表示，以前農業社會時大家都會熱烈參與，但近年來似乎欲參加角逐的人漸漸少了。

「井仔頭土地公」有一項特殊的活動，即在正月十五時開放讓信士借「平安金」，開放借貸的時間是正月十五、十六、十七，以「擲筊」的方式，看土地公是否肯借，借的金額亦由土地公決定，借錢的期限一年，還錢就是在一年後的正月十五、十六、十七三天。這項活動已行之多年，里民們實質受惠的不少，因為是自己庄頭的土地公，所以大家一定會在限期中歸還。但地方人士說，近幾年有外地來的借了錢卻不肯還，且下落不明，讓當地人甚感氣憤，也為土地公大抱不平。

圖 4 - 6 井仔頭福德祠祭祀圈圖



資料來源：本人繪製

2、慈護宮

山腳地區在過去稱為「日北山腳」，乾隆年間已形成大規模的聚落，又因為位處於「火焰山腳道」的交通路線上，成為鄰近村莊的商業聚集區，當地人均稱為「山腳街仔」。泰田、上館、南勢林、石鎮、蕉埔一帶的客家人，會挑著東西到此販賣；山柑、社苓、田寮、古亭笨、舊社等庄落，也會以此地為交易中心，交易景況盛極一時，當地人均稱為「內區」最繁榮的街市。山腳地區有一座老土地公廟，是地方公廟，稱為「鞍土地公」，據文獻的記載，是建廟於咸豐6年（1856）。其實山腳地區和其他地方一樣，早期移民有信奉「田頭土地公」的習慣，以保佑農事順利、生活平安。咸豐6年建的是正式的福德祠，從此成為山腳地區的信仰中心。此外山腳地區有媽祖信仰，只是一直沒有媽祖廟的建立，直到民國八零年代，才建有「慈護宮」，目前仍在興建中。

「慈護宮」⁶¹位於山腳里，就在蔡家古厝旁，兩旁被民居聚落簇擁著，是一間新蓋的廟宇，供奉的主神是天上聖母，是由北港朝天宮「分香」而來，俗稱為「三庄媽」，是山腳、舊社、日北（青埔）的共同守護神。據廟公說，分香是將北港朝天宮的爐火，經過「過爐」後，以炭火的方式帶回廟中，安

⁶¹ 關於「慈護宮」事蹟，參照山腳地區耆老口述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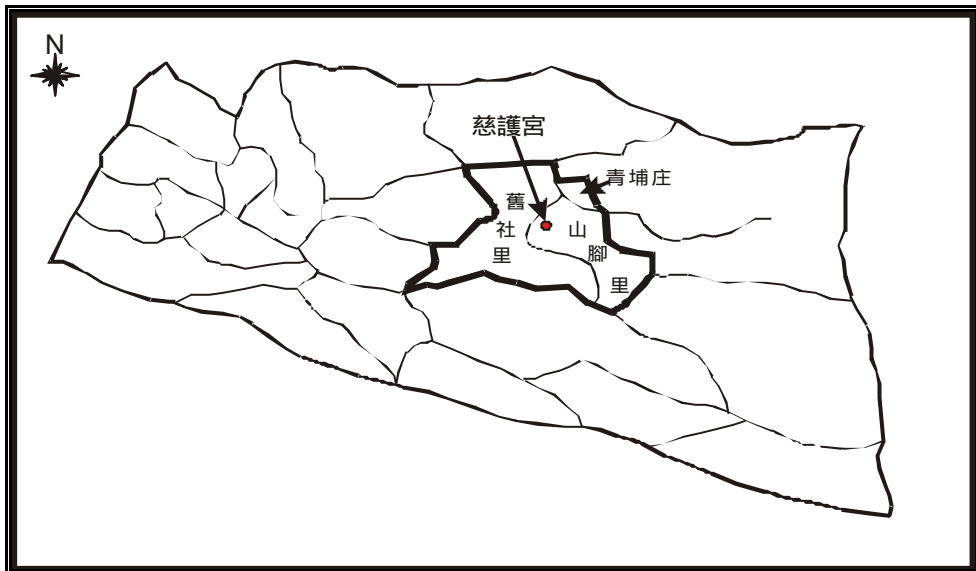
置在媽祖爐的正中間，回程期間，爐火不能熄滅。

原本山腳地區是沒有媽祖廟的，據說「三庄媽」的起源來自康熙年間，當時為「媽祖爐」，以「隨爐主走」的方式接受供奉，後來雕刻有一尊媽祖神像，仍是每年供奉於爐主家中，一般信眾再到爐主家中朝拜，這種方式一直到八年前廟宇建成，神像安座後才停止。

早期的「三庄媽」設有神明會，稱為「金蘭會」，代表地方上人士義結金蘭的意思，其實就是「兄弟會」，彼此共同信奉媽祖，以兄弟相稱，並負責媽祖祭祀事宜，且自由捐獻。前後共有兩個組織，早期的稱為「大金蘭」，後來成立的稱為「二金蘭」，負責每年的祭祀事宜，並加以籌措經費、計畫購買廟地，今日的廟地就是當時「金蘭會」時代買下的。各會人數約一百人，由各庄民於媽祖誕辰時擲筊選定正、副爐主，並由爐主供奉。到了媽祖誕辰時，祭祀儀式選擇在里中的公地進行，各會員會聚會吃飯，稱為「吃媽」。近幾年已沒有類似的神明組織，祭祀事宜均交給廟的管理委員會處理了。

慈護宮最大的慶典活動即為媽祖誕辰，每年三月初時會由里民們捐獻「丁錢」，徵丁錢的範圍則為山腳、舊社、青埔三個里別。在新廟的建築物中，我們仍可以看到地方上籌措建廟經費的痕跡，如 雕刻為里民 捐獻，均為這三里的地方人士。據廟公表示，說起建廟大家都會踴躍參與，目前雖然經費仍不足，但里民們均有信心能將廟建好。

圖 4 - 7 慈護宮的祭祀圈圖



資料來源：本人繪製

3、鎮安宮

泰田里的「鎮安宮」⁶²是苑裡地區最大的五穀大帝信仰的中心，當地人稱為「五穀爺」，是農家祭祀的主神。此地位於火炎山下，古地名為「烏土崁」，在早期時仍一片荒野，杳無人煙。據傳在乾隆 11 年（1746）時，目前鎮安宮的現址常有奇異的神光出現，當地居民查看之下，發現發出「毫光」的地點已有四顆石頭，以三角錐的方式疊在一起⁶³，且前有香案，已有人家奉祀，早期的人稱為「田頭土地公」。

當時漢人入墾烏土崁仍不多，且火炎山下尚無堤防。咸豐 3 年（1853）時，苑裡地區發生大水災，⁶⁴洪水氾濫，流木均漂流至「田頭土地公」前，百姓們於是大量聚居於此墾荒。根據地方傳言，當時日南的「舊社番」⁶⁵常常來犯，且此地常有疾病發生，居民們為了尋求精神寄託，於是正式在「田頭土地公」前祀以福德正神的神位。此地的村落，早期均為客家人來此墾殖，於是他們均將土地公廟稱為「伯公廟」。當地居民並表示，他們多以務農維生，因此祀奉「田頭」的土地公，和靠山吃飯祀奉的「三山國王」不同，今天在堤防邊，仍有一座與早期開發歷史相關的福德祠，當地人亦稱為「伯公廟」。

此處「田頭土地公」規模不大，兩旁都長滿了刺竹，當地人稱為「刺籬仔腳」，原本只有泰田這個村落的人家奉祀。後來，在漢人入墾越來越多之後，尋求精神寄託的需求也越來越大，玉田、上館的庄民均加入，於是稱為「三庄廟」。因為居民都為農夫，且疾病流行，有醫藥神的需求，於是以神農大帝為主神，此神農大帝為「紅面神農」⁶⁶，乃因嚐百草毒發所導致。民國 16 年時，由陳啟心、解添福⁶⁷倡議集資，由蔡汝修獻地二分，正式在原址建成「藍田鎮安宮」，並加入媽祖為陪祀神，原本泰田地方沒有媽祖廟，只有一間小廟供奉著媽祖神像。從此，「藍田鎮安宮」成為三庄人的聯庄廟宇，每年有三次大慶典，分別為農曆三月二十三「媽祖生」、四月二十六「五穀爺生」、十月十五日「三界公生」；其中以「五穀爺生」為最大的慶典，里民們會捐獻「丁錢」，以目前三里人為範圍，並舉辦大規模的宴客活動。

「鎮安宮」每年農曆四月二十六日的慶典，會於四月初在上館里、泰田

⁶² 關於鎮安宮事蹟，參照當地耆老口述，及《苗栗縣道廟巡禮》而成。

⁶³ 早期土地公的形式，以四顆大型長方形石頭堆疊而成。左、右及後方各疊一顆，上方再疊一顆，目前在較鄉下的小聚落中，仍有此種土地公的形式。

⁶⁴ 參照蔡振豐《苑裏志》，有咸豐三年大洪水的記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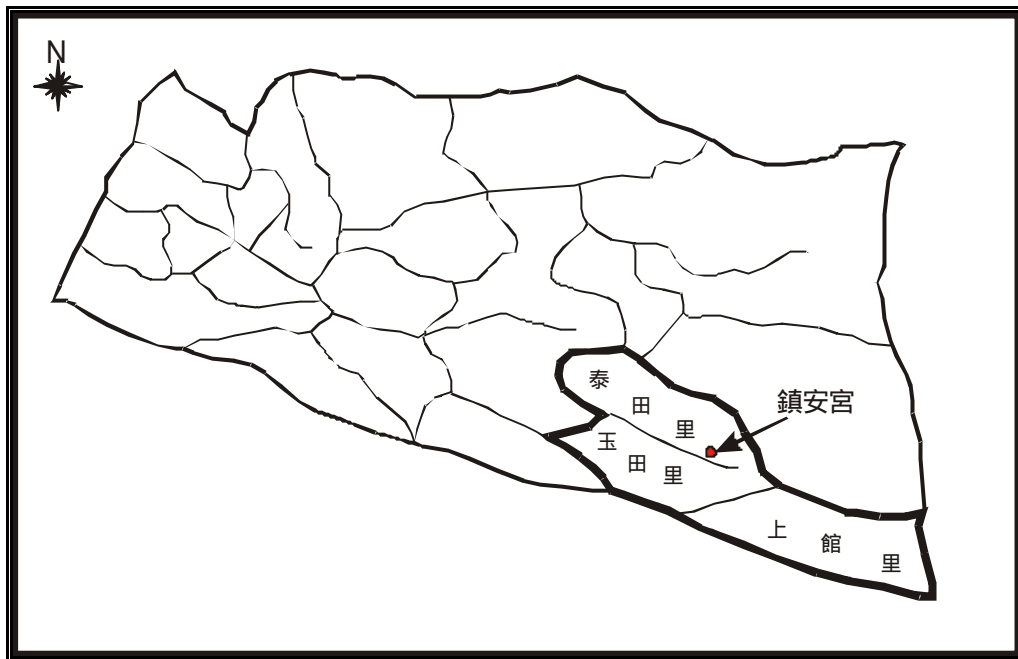
⁶⁵ 即道卡斯族日南舊社。

⁶⁶ 神農大帝為農神，也是醫藥神，一般分為兩種顏色，有「紅面神農」及「黑面神農」之分。

⁶⁷ 陳啟心是日據時代，二度開墾上館里一帶的大地主；解添福是日據時代，由新港社遷居日北社的平埔族家族頭目，解氏家族在上館一帶是大家族。

里、玉田里等三里內進行募款，稱為「徵丁錢」，並創設爐主、福首，辦理慶祝事宜。當日早晨祝壽後，擲筊選定正爐主一人，福首三十人。由於五穀大帝為苑裡地區相當普遍的信仰，各庄頭廟大多祀為陪祀神，因此，每年的五穀大帝聖誕，除了三里內居民共同參與外，亦吸引不少本鎮居民前往參加，成為本鎮信仰的一大特色。

圖 4 - 8 鎮安宮的祭祀圈圖



資料來源：本人繪製

（三）苑裡大區域廟宇祭祀圈 - 慈和宮

苑北里最大的寺廟建築物是「慈和宮」，位於苑北里六十號，苑裡國小旁，以天上聖母為主神，是苑裡鎮的闔鎮媽祖廟。據廟方表示，媽祖廟的淵源始於康熙 55 年(1716) 根據慈和宮組織管理委員會整理的 苑裡慈和宮簡介、

蓬山慈和宮天上聖母史跡及廟宇改建沿革⁶⁸記載，清康熙 53 年(1714)，福建一帶賊寇猖獗，肆意劫掠商船，閩省官吏奏表上京，請求派兵圍剿。當時有吳姓將軍受命剿匪，為求順利，遂於湄州天后宮朝拜，迎請媽祖十二分靈金身，隨軍供奉。登台後，便暫祀於苑裡望族「陳五志」家中，後因民意請求，於是分靈媽祖駐留苑裡。清康熙 55 年，建廟於苑裡舊市場，後來由

⁶⁸ 苑裡鎮公所提供

黃在榮、黃應祿、陳志城等倡建，陳以利助宮地一所，才遷建於今現址，全部工程於乾隆 38 年（1773）完竣，在《苑裏志》中收有王廷珪撰的 苑裡慈和宮碑文，可以互相參照；因此廟方認為開基媽祖廟始於康熙 55 年。據《淡水廳志》記載，乾隆 37 年，陳昭盛等倡建遷建於今址；嘉慶 18 年，陳文豐等重修。

根據苑裡地區的開發歷程來看，漢人入墾苑裡社一帶該是乾隆初年，苑裡街庄的形成該在乾隆年間左右，因此康熙 55 年的年代似乎太早了一些。一般苑裡鎮人除了苑裡街之外，似乎都認為房裡的順天宮媽祖年代較久遠，再加上乾隆 37 年的確有文獻佐證，因此以乾隆 37 年為慈和宮開始的年代似乎較為妥當。慈和宮每年重要的祭祀活動為農曆三月的媽祖誕辰，以及農曆七月三日的「盂蘭盆祭」，即是一般所稱的好兄弟普渡。

慈和宮為閩鎮媽祖，祭祀圈包括整個苑裡鎮，當然房裡里除外。早期的媽祖進香是以公辦會方式進行，每年「擲筊」由哪一個庄頭承辦，由該庄頭的「頭家爐主」、里長等負責。為了準備慶典，苑裡媽祖在媽祖誕辰、七月的盂蘭盆祭，除了房裡沒有徵「丁錢」外，其餘皆有徵「丁錢」。現在則因各庄頭都有自己的媽祖祭祀活動，因此已不再「擲筊」輪流辦理了，「慈和宮」自己會負責祭祀事宜。只有在全鎮的建醮慶典活動時，才會由慈和宮主辦，並全鎮逐戶徵丁錢，當然房裡里仍不參與，而慈和宮也成為全鎮祭祀活動的中心位置所在。

圖 4 - 9 慈和宮的祭祀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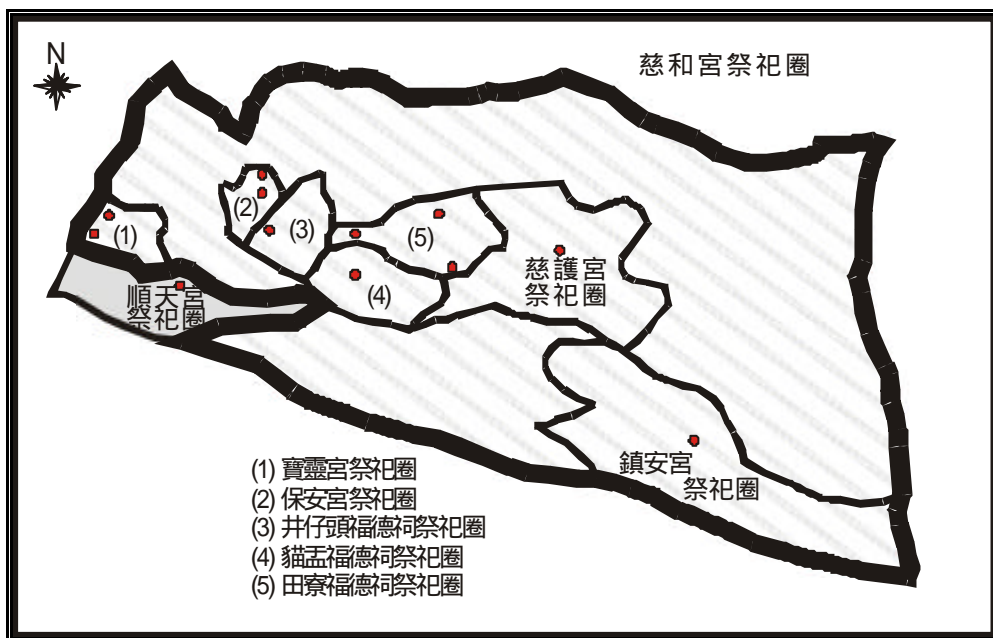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本人繪製

由以上苑裡地區各廟宇的祭祀圈，我們將之整合成苑裡地區的祭祀圈圖，如圖 4 - 10 所示。苑裡地區先有獨立庄頭的祭祀圈，如「順天宮祭祀圈」、「貓孟福德祠祭祀圈」、「寶靈宮祭祀圈」、「保安宮祭祀圈」、「田寮福德祠祭祀圈」、「廖府先生公祭祀圈」等，這些小祭祀圈成為獨立庄頭的精神領導中心，各庄頭因寺廟祭祀活動的關係，成為一生活共同體，漢移民在此找到了歸屬感。於是，在小村莊中，漢人社會因此整合了起來。

隨著聚落的越趨複雜化，生活競爭上的需求也越來越多，漢移民逐漸透過祭祀活動，不同村落的人有了共同的信仰，於是，形成了跨村際的祭祀圈。在跨村際的祭祀圈中，如「井仔頭福德祠祭祀圈」、「慈護宮祭祀圈」、「鎮安宮祭祀圈」，這些祭祀圈的形成均與地域有關。鄰近的村落共同進行一項共同的祭祀活動，於是，漢移民的社會更加擴大，雖然居住在不同的村落中，但因為跨村際的祭祀活動，使得區域間的凝聚力逐漸強化，因而在本地區中形成更大的力量。

慈和宮的媽祖信仰整合了整個苑裡鎮，雖然彼此祖籍不同、村落不同、職業不同，但因位於慈和宮的祭祀圈中，苑裡地區的漢移民逐漸形成了群體意識體，因為共同祭祀圈的關係，他們體認到大家均是屬於苑裡地區的人，均受到苑裡地區的媽祖庇佑，於是，漢人社會至此完全整合了起來。

圖 4 - 10 苑裡地區的祭祀圈圖



資料來源：本人繪製

第四節 士紳階層的興起

漢移民社會透過祭祀圈的形式整合了起來，然而，社會關係越趨複雜化，在生活無虞後，不少漢移民也希望能透過科舉的方式，增加自己在社會上的聲望，於是地方上逐漸有文風出現，也造就了不少領導人物，也有不少人是藉著軍功成為地方上的領導人物。本節擬從文風、科舉與軍功三方面著手，探討苑裡地區在街庄形成之後，士紳階層如何興起？以及其在地方上是否造成了影響？

一、文風

從前文的討論，我們知道漢人大量移入是在乾隆期間，然而苑裡地區並沒有地方級的學校設立，因此對於漢人教育的記載在文獻上則不多見。苑裡地區有志於向學者，均必須透過考試到府學、縣學就讀。據《苑裏志》中的學額記載：「苑裡前附淡水廳，咸豐八年捐輸案內台灣道奏准永遠加廣學額，舉進文章七名、武童四名；文章後又加廣至九名、十名。光緒元年，又加額取進。光緒五年，淡、新分治，苑裡則改附新竹，文章應進縣學六名，添撥府學或二名、或三名不等；武童則應進五名。光緒十五年，新、苗分治，苑裡則又改附苗栗，應進文章縣學二名、府學一名；武童取進，一如文章。此苑裏向來赴考應行取進文、武童生之舊額也。」(蔡振豐 1962: 55)名額不多，競爭又激烈，苑裡地區又沒有專門的書院、縣學等教育單位，實屬於文化不力的地方。然而地方上仍致力於培養學子們啟蒙的機會，設立書房教育，以私塾的方式，自籌經費，對苑裡地區的子弟加以啟蒙，《苑裏志》：「義塾，因前時苑裏管下官未籌定經費，故未設立。所有塾師教訓生徒，均由民間自備脩脯，延請?課。」(蔡振豐 1962: 56)故在科舉上也頗有亮麗的成績表現。光緒六年，房裡陳姓家族有一監生陳植東，在自家宅後築「方鑑堂」，聚集宗族鄉黨的子弟修業。據蔡振豐對「方鑑堂」的描述：「方鑑堂，在房裡街後；監生陳植東建。堂前開一方池，故名為方鑑堂。四圍環堵，中築草堂；池蓄魚，邊栽垂柳，排石塊以作釣磯。外環堵，皆桃李；牆角松一株如蓋，堂前蘭、菊植以盆，兩邊排古木。堂後百花，鋤地以種。上下劃兩區，中編小竹為籬。西北牆開一門，通街道。堡中之聖境，以此為最。」(蔡振豐 1962: 97)方鑑堂不僅風光秀麗，成為房裡堡中的名勝，更因為陳植東設私塾以栽培後進，而更具文教氣息。之後陳植東的次子陳星郎（即選舉表中的陳光昌），後來也加入了「方鑑堂」的教育行列中，繼續承襲「方鑑堂」的教育志業，更為苑裡地區的文風加分⁶⁹。

⁶⁹ 根據苑裡鎮公所提供的陳氏族譜

除了陳植東於光緒初年的「方鑑堂」外，其他的私塾教育在文獻記載中付諸厥如，因此我們無法確切了解清代苑裡的書房設置情形。不過，我們可以藉由日治時代苑裡地區的書房統計表，一窺年代相隔沒多遠的清代苑裡書房教育。

表 4 - 2 1911 年以前苑裡庄書房表

編號	書房	地點
1	郭謀證漢文書房	貓孟
2	省身軒書房	山柑
3	葉泉書房	芎蕉坑
4	帶草堂漢文書房	貓孟
5	郭王書房	苑裡坑
6	苑裏學半脩書房	苑裡
7	鄭茂己書房	瓦窯
8	舊社學半齊書房	舊社
9	陳徵書房	苑裡庄西勢 41 番地
10	郭子燕書房	苑裡庄
11	鄭星五書房	苑裡庄
12	魏希稱書房	貓孟
13	白修軒書房	山柑
14	鄭子香書房	田寮
15	邱傳才書房	苑裡坑
附註：1920 年山柑王清淵愛竹山莊 1932 年山柑王清淵蓬山吟社		

資料來源：苑裡鎮公所林坤山先生整理提供

表 4 - 2 是 1911 年以前，苑裡地區的書房表。苑裡地區在清朝時期有關教育的資料付諸厥如，筆者在此借引日治時代的統計表加以討論，因為相差的年限不多，產生的結果將不至於太過離譜。日治時代從 1895 年開始，在 1911 年以前，苑裡地區已有十五座書房進行私塾教育，才短短十六年的時間，苑裡地區就有如此多的書房教育，且幾乎遍佈苑裡各區域，其私人興學風氣之盛，不得不令人想見，滿清時代苑裡地區的文風應該已頗為鼎盛，否則如何在日本教育之下，還能維持漢文教育如此的盛行呢？況且，文風的普及亦無

法一朝一夕即達成，乃是需要日積月累的文化累積，由此，更可以推斷早在清朝時期，苑裡地區早已文風鼎盛。

二、科舉

當聚落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漢移民逐漸希望透過教育的方式，為自己爭得社會中的階級流動。於是，義塾教育帶動了文風鼎盛，科舉功名的取得，在苑裡地區的漢人社會中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根據《苑裏志》留下的資料，整理出表 4 - 3，由表中，我們可以看出苑裡地區的讀書人在科舉部分上亦是表現優異。

表 4 - 3 苑裡地區選舉表

類別	人名
貢生	陳緝熙、陳嘉謨
例貢生	蔡壽山、鄭兆藩、湯宏文、邱楨祥、邱有才、黃文鳳
監生	湯宥文、古昌勳、湯鴻文、吳文炳、湯如漢、張龍池、湯祿、蔡玉書、鄭寅、古松榮、陳植東
文生員	王紹蘭、陳連登、陳濟熙、曾肇楨、江煥章、江成章、鄭銳、蔡相、陳光昌、鄭楷煌、李鍾萼、鄭斐、蔡振豐、張源、湯登漢、張建中、駱鏡濂
武生員	古昌魁、陳朝升、鄭捷陞、邱光忠、黃國清、鄭作鴻

資料來源：A - 陳培桂《淡水廳志》：236

B - 蔡振豐，《苑裏志》：70 - 71

C - 房裡陳氏族譜

苑裡地區一直沒有正規的學校教育，但在科舉考試中似乎也展現了亮麗的成績，雖然表中人物其身家已多不可考，但我們仍可以看出其中陳姓、蔡姓、張姓、鄭姓所佔比例不少。我們雖不敢斷定其彼此間一定有關係，但此四姓均為苑裡地區開發過程中的大家族，其經濟狀況較許可，自然獲得的教育機會亦較多，也較有餘力將金錢與時間花在功名之路上有關。他們也多希望能藉著功名的獲得，提升自己在地方上的聲望 - 除了是有錢人之外，也

是屬於書香世家。在今日的苑裡，我們仍可以看到幾個頗有勢力的大家族，例如：房裡的陳家、蔡家、鄭家；西平厝一帶的張家；苑裡街上的陳家、鄭家；中正里的郭家；福田里的鄭家；山柑里的王家；舊社里的陳家等。這些家族不僅在苑裡地區的開發史上均屬於較早入墾的家族，在後來多成為大地主，對地方頗具影響力。又因為功名的獲得，在地方上頗受一般佃農的敬重，儼然成為地方上的領導中心。我們仍能從一些相關資料中找出其中的部分關係，並發現大家族在地方上，因勢力較大，自然也對地方有較大的影響力。

與苑裡地區相關選舉表，最早記載是《淡水廳志》，其中記載陳熙為道光 26 年的恩貢生，惠安人，曾為候選教諭六品藍翎；只是無法得知其餘相關資料。另一位貢生是陳嘉謨，根據《苑裏志》記載是陳士珍之子，原籍詔安，苑裡街人；生員中的陳連登是陳嘉謨之子。生員蔡相、監生蔡玉書是兄弟關係，而其父親則為在房裡街上甚有名望的蔡錫疇，曾屢獲軍功，享有五品頂戴。生員陳光昌，原名陳星郎，是監生陳植東之子。光緒六年，陳植東在房裡街建「方鑑堂」，設立私塾，教化鄉黨子弟，陳光昌後來亦投入私塾教育中，對苑裡地區的教化，實在貢獻良多。

生員鄭斐，原籍同安，渡台後世居於瓦窯庄。光緒十三年，道試取新竹縣學秀才第三名，十五年至十九年，歲試、道試、科試均取二等遺才；二十年幫補苗栗縣廩生，贈賜例受修職郎。平日溫厚慈善，熱心公益，經常慷慨解囊，救濟賑恤地方貧弱，調解地方紛爭。又私資在鄉里設立書房，聘郭秀才擔任教師，鼓勵鄉黨青年讀書知禮節，苑裡文風為之一盛；又聘請蘇秀才訓練青年武術，使之文武合一，藉以強身，保衛地方(王振勳 2002:1159)，對於苑裡地區文化教育上，實屬貢獻良多。

三、軍功

除了透過科舉制度外，苑裡地區亦不乏有軍功人物出現，他們多在危難時挺身而出，成為地方上的精神號召，不僅保護了地方，亦使自己獲得了軍功，成為士紳階層。於是，在地方上的聲望更大，更具號召力。表格 4-4 是從文獻中，找到與苑裡地區有關的軍功人物製成。

表 4-4 軍功表

時間	姓名	籍貫	功名	附註
乾隆年間	陳士珍	原籍詔安 苑裏人	八品頂戴、七品頂戴	林爽文亂、陳周全亂有功

咸豐年間	蔡錫嘯	原籍同安房裏人	以軍功獎五品頂戴	與洋匪戰有功
同治二年	陳植東	原籍同安房裏人	軍功六品、五品銜獲賞藍翎同知職銜	戴潮春亂有功
同治五年	鄭必達	苑裡南勢林人	拔補外委	同治五年剿匪有功
同治年間	鄭用	原籍同安田寮人	守備	戴潮春亂有功

資料來源：A - 蔡振豐《苑裏志》：76、77、78、117

B - 王振勳等，《苑裡鎮志》：1156

從表 4 - 4 軍功表中，我們可以看出其軍功的取得，均與地方上的大動亂有關。從軍功表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其多與苑裡地區的大家族有關係，且多為地方上的名望之士。事實上，苑裡歷史上發生了幾次危機，也是靠這些大家族們出面領導大家，而順利渡過難關。目前，在史料上仍有蛛絲馬跡可找的是：有關於林爽文之亂、閩粵械鬥、戴潮春之亂等，這些鄉紳均發揮了團結鄉黨，保衛家園的巨大影響力，當然也使得苑裡地區順利渡過難關。此部分筆者擬將列入第四部份，士紳階層的影響中討論。

四、士紳階層的影響

透過文教的培養、科舉制度的取得功名，以及建立軍功，地方上的士紳階層逐漸形成，當遇到社會動亂時，他們儼然成為地方上的領導中心，發揮了穩定民心，安定地方的力量。歷史上與苑裡地區相關的動亂有林爽文事件、戴潮春事件、閩粵械鬥等，士紳階層均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力。以下則依照事件區分，加以討論士紳階層造成的影響。

（一）林爽文事件

林爽文原為漳州平和縣人，乾隆 38 年（1773），當時林爽文十七歲，跟隨父母來台，居住於彰化縣大里杙（今台中縣大里市）。曾擔任縣捕，頗有家產。當時大里杙一帶有不少大姓巨族常發生械鬥，因此大家都集眾自衛，林爽文也不例外。乾隆 48 年（1783），有漳人嚴？渡臺傳天地會，林爽文與平日意氣相投的劉升、陳泮、王芬，及淡水的王作、林小文，諸羅的楊光勳、黃鍾、張烈、葉省、蔡福，鳳山的莊大田均入會。林爽文的朋黨素多，又入此會，聲氣聯絡，直通四邑。乾隆 51 年（1786）七月，諸羅縣發生天

地會黨人楊光勳，與其兄弟互鬥，官府趁機搜捕黨人，於是，有參與此械鬥的天地會黨人，為了逃避官府的追捕，紛紛逃往大里杙投靠林爽文。彰化知縣俞峻，與北路協副將赫生額，欲前往搜捕，卻中計，反被會黨人士殺害。事情演變至此，已不可收拾，林爽文決定起事。十一月二十七日夜，率眾攻陷大墩（周璽 1962：363 - 364），十二月三日，被眾人擁立為王，建號「順天」。台灣知府孫景燧，及北路理番同知長庚皆遇害（陳培桂 1977：344）。由於此事件牽連甚廣，以下僅簡述與本文相關的大甲、苑裡地區。

乾隆 52 年（1787）五月八日，新任淡水同知徐夢麟，會同副將徐鼎士、都司朱龍章及幕賓壽同春抵達白石湖山下，安撫居民。因為大甲溪接近被攻陷的地區，於是，壽同春上書陸路提督任承恩，意圖合攻，但任承恩以兵源不足的理由回壻城。而白石湖等處的漳、泉、粵人有分莊互殺之事，故壽同春前往安撫之。六月八日，同知徐夢麟兵屯大甲。大甲溪兩山對峙，南彰北淡，中隔一溪，迫近牛罵頭、葫蘆墩、紅圳頭，與大理杙唇齒相連。時溪南皆林爽文黨人，惟千總袁良²率兵二百餘人，同義民共禦，力疲糧匱，各懷去志。夢麟招集義民，倚溪扼險，請參贊藍元枚發兵協守。元枚委守備潘國材，以兵六百赴之，徐鼎士亦領兵千八百人，與朱龍章會合於大甲溪，加上徐夢麟及番兵數千，結營溪口，復令工鑄大小³二百餘位，屢用攻擊林爽文黨人，此輩多次敗潰。於是，淡北恃以無恐，53 年（1788）春正月四日，終於擄獲林爽文於老衢崎（今苗栗縣竹南鎮），解送京師伏誅，北路平（陳培桂 1977：347 - 348）。

在「林爽文事變」中，苑裡地區有了「李同造反」事件，往後造成「田頭家」的信仰；然而，苑裡地區也出現了一位英雄 - 陳士珍。有關於陳士珍的事蹟，據《苑裏志》記載：「陳士珍，字崇義；苑裡人，籍詔安。林爽文亂，參贊藍元枚令募義民，同守備袁駐烏牛欄抵敵，追迫賊巢，義民陣亡者八人、傷者十七人；士珍乃督率截擊賊匪林石、馬齊、蔡棲從等，斬之。巡撫徐嗣曾奏給八品頂戴，准建思義坊。乾隆六十年陳周全亂，復同義首王松募義民，隨軍克復彰城，陣斬賊黨曾尾、吳亮，並獲吳監、吳前、吳在等解營斬之。總督伍拉納奏給七品頂戴。子嘉謨，歲貢生；孫連登，庠生。」（蔡振豐 1962：77、78）在陳士珍的號召下，苑裡鄉民組成義民軍，奮勇殺敵，最後使林爽文得以伏法，陳士珍也因此獲得軍功，成為乾隆年間苑裡地區的八品頂戴。原本陳氏已為苑裡地區的大家族，在獲得軍功後，更成為苑裡地區的領導人物。於是，乾隆六十年又一亂事，陳士珍同樣又號召鄉民堅決地抵抗，奮勇殺敵，最後亂平，苑裡地區當然也平安無事。乾隆時代是苑裡地區積極發展的時代，在發展時期能免於戰亂，在安定中成長是非常重要的，

陳士珍在當時即具備了此項重要角色。往後陳家更加發展，亦在功名路上有所成就，歲貢生陳嘉謨即為陳士珍之子，生員陳連登為陳士珍之孫，陳家在地方上不僅為大家族，有功於地區，確保大家的安全，更是書香世家。

（二）閩粵械鬥

苑裡地區為閩粵交界的區域，因為生活習慣的不同，因為語言溝通的障礙（羅肇錦 1998：173、174），在台灣開發史上，常發生有「閩、粵械鬥」、「漳、泉械鬥」的事情發生，每每總是死傷慘重。在苑裡地區亦有「閩、粵械鬥」，在老一輩人的口中，他們均稱為「福佬、客人相拚」，在海岸里、福田里、中正里都仍有口耳相傳的「相拚」故事，亦均與其廟宇祭祀相聯結，此部分在祭祀圈已討論過，在此不再贅述。

然而，關於苑裡地區的「閩、粵械鬥」，史料上的記載少之又少，目前只在《苑裏志》上看到相關的記載：「咸豐三年以後，漳、泉往往不能相能，貓孟街市又廢；各處泉人始建街衢於房裡庄之北，名曰新街。」（蔡振豐 1962：118）；又「咸豐三年，閩、粵械鬥；白沙墩及房、苑各街庄皆被粵人燒毀，閩人盡逃鹿港。惟田寮鄭玉慶雇民丁自守，保全不陷。」（蔡振豐 1962：99）由此二段文字，我們可以約略知道苑裡地區的「閩、粵械鬥」事實上也包括了「漳、泉械鬥」。漳洲人中詔安、南靖、平和等地，其語言結構完全和漳州的福建人不同，事實上他們是在福建省的客家人，一般通稱為「福佬客」，因此「漳、泉械鬥」事實上也是另一種形式的「閩、粵械鬥」（羅肇錦 1998：181）。田寮即為今日的福田里，鄭氏家族最早在此開發，且里民中也以鄭姓為大姓。鄭家在此為大地主，頗有影響力，在遇到村莊遭受危難時，號召壯丁自守，終於渡過難關。而且此次械鬥，苑裡各街庄受創嚴重，唯有田寮地區因為鄭家登高一呼，以鄭家做精神號召，大家團結在一起，奮勇抵抗，終於平安渡過危機。福田一帶的里民，到今天仍稱鄭家為「武舉人」，對其推崇備極。

（三）戴潮春之亂

戴潮春，彰化縣棟東堡四張犁莊人，今台中市北屯區。家巨富，世為北協署稿書，因前北路協夏汝賢貪酷，知道戴潮春為富家，任意勒索。戴潮春因為拒絕，而被革職回家，後來加入八卦會成為領袖。咸豐 11 年（1861），因官軍準備剿辦八卦會，戴潮春發難於彰化，各地響應（蔡青筠 1964：1、2）。

同治元年（1862）四月，大甲人王和尚知彰化城破，率其黨人莊柳、陳再添，與街民王九螺勒迫舖戶、莊民。大甲守備洪先達、巡檢吳良二人棄城而逃。戴潮春差蔣馬泉鎮守大甲，但黨人全無紀律，任意索掠民間。五月，竹塹紳士林占梅遣蔡宇等由東門擊破入城；十三日，代理淡水同知張世英，率千總曾捷步、把總周長桂及義民赴援，大安港黃姓亦率族人拒敵。王和尚援引救兵抵禦，張世英、羅冠英、蔡宇等各開門夾擊，大甲城收復。十一月，黨人復犯大甲，帶動十八庄響應。官軍戰於下大安庄，黃腰、吳算被殺，大甲城又陷入危機。羅冠英、曾捷步均來救援，危機遂解。同治2年（1863）一月，黨人林晟復糾賊圍大甲城，後補同知王楨率義首與林晟戰於磁窰莊，王楨幾為所獲。後官軍再戰於水社尾莊，忽有一砲擊中林晟，折其二齒，林晟趕緊逃離，大甲城之圍解（蔡青筠 1964：41）。

同治2年十月，新任按察史司銜臺澎兵備道兼提督學政丁曰健帶兵抵竹塹，開始展開攻擊。十二月，戴潮春逃竄至武西堡，七十二庄張三顯遊說戴潮春後，執而獻之，不久斬首於北斗溪（蔡青筠 1964：54、55）。餘黨直到同治4年（1865）四月，整個事件才平定。

大甲地區和苑裡地區僅只一溪之隔，當大甲城三度告危時，苑地區各街、庄民亦深感威脅，於是，在《苑裏志》中，我們也找到了與此事件的相關記載。我們看到的是苑裡地區唯恐戰亂波及，主動由地方鄉紳率領義民出擊，並出資築城自保。一次動亂事件，讓我們看到了苑裡地區團結禦侮的情形，漢人建立的社會更緊密結合在一起，因為大家已有休戚與共的意識。

在《苑裏志》中，我們看到了鄉紳將苑裏人團結在一起，共同渡過危機：「蔡錫疇，房裡人；原籍同安。自少渡台，謀生計於房裡，遂娶而家焉。以軍功，獎五品頂戴。同治元年戴逆亂，匪首林憨虎成帶匪黨千餘人圍困大甲城。時同知張世英、游擊鄭榮帶兵駐房裡，欲圖破匪；疇與監生陳植東參謀先傳密信於大甲城內，約期夾攻。乃募莊民為引路，夜半行軍至頂店莊，潰圍而入；城內兵開門應之，圍遂解。」（蔡振豐 1962：76、77）同治元年的戴潮春事件，當時同知張世英、游擊鄭榮兵駐房裡，蔡錫疇、陳植東全力加以配合、並號召義民加入保衛家園的行列。蔡錫疇已有功名在身，享有五品頂戴，在房裡又是大家族，號召力足夠，自然能成為群眾的領袖，當他登高一呼，號召力自是足夠。陳植東在房裡也是頗有名望的大家族，當時擔任房裡街團練局長，地方聲望足夠，當亂事危及大甲時，亦馬上號召義民，率團練勇士剿打，奮勉出力，同治二年獲賞軍功六品銜。其後精勇救護大甲，克復彰化城，次年晉升軍功五品銜，並獲賞藍翎同知職銜。又《苑裏志》：「鄭用，田寮人；原籍同安。頗有家財，生平慷慨。戴逆之亂，自備斧資帶壯丁

五十名，隨游擊鄭榮剿平逆匪。以軍功，授守備職。」(蔡振豐 1962：117) 田寮庄的鄭氏家族在此事件中亦奮勇出力，自己出經費募集義民，隨鄭榮剿平亂事。唯有將亂事阻於大甲，使其不再北上，苑裡地區才有渡過危機的可能。因為苑裡地區的仕紳有此認知，於是他們奮勇殺敵，追隨鄭榮直至彰化城收復為止。戴潮春之亂沒有北上，而苑裡地區也倖免於難。從這事件的過程，我們看到了苑裡人士為保衛家園勇往直前的勇氣。

此外為了防止盜賊劫掠至苑裡地區，鄉紳們警覺到必須加強武備，加以防守，以阻絕亂民於外，以免遭受戰火波及。於是「當匪黨猖狂之時，四處劫掠；疇出首捐貲，集莊民固守城池，埋釘桶以禦之，匪不敢犯；地方賴以保全。」(蔡振豐 1962：76、77) 又「同治元年，戴逆亂；逆黨順途肆劫。職員蔡錫疇、監生陳植東同總理張阿晨、陳文讚設法保守，卒無大害。」(蔡振豐 1962：99) 在地方鄉紳的領導下，大家出錢、出力，建立了房裡城，以釘桶加強防守力量，里民們輪流守禦。在保衛家園的前提下，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於是房裡街庄、苑裡街庄及其餘各庄均無遭受到盜匪的迫害，苑裡地區在大家團結下，打了一場漂亮的勝戰。

(四) 地方亂事

鄭必達為苑裡南勢林人，是南勢林庄的大家族。同治五年為地方義首，因剿匪有功，使地方免於盜匪亂事，因此拔補外委職，統有三百兵，有鐵甲、鐵靴。其祖地在南勢里六股坑口，前有銃櫃，後有民壯寮，為苑裡地區日北小屯的駐地(王振勳 2002：1156)。目前「銃櫃」、「民壯寮」的古地名仍然存在，大家對於鄭家的英勇，亦在老一輩口中津津樂道。

第五章 道卡斯族人的社會變遷

道卡斯族蓬山社群原本是苑裡地區的主人，但因漢人陸續前來開墾，在社地不斷被侵佔之下，道卡斯族人的生活空間越變狹小，且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社會衝擊。本章節擬就蓬山社群的抗官事件、土地權的喪失、遷徙以及漢化等部分，探討苑裡地區道卡斯族人的社會變遷。

第五節 抗官事件